

俞晓群

人书情未了

情未了
人书情未了

情未了

情未了

人书情未了

情未了

情未了

情未了
人书情未了

情未了

情未了

人书情未了

情未了

一个出版人的手记

东方出版社

俞晓群

人书情未了

一个出版人的手记

东方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刘丽华

整体设计：郑在勇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书情未了：一个出版人的手记 / 俞晓群著 .

—北京：东方出版社，2003.9

ISBN 7-5060-1727-X

I . 人… II . 俞… III . 出版工作—文集

IV . G2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0089 号

人书情未了

——一个出版人的手记

RENSHU QINGWEILIAO

俞晓群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9 × 1194 毫米 1/32 印张：8.625

插页：4 字数：200 千字

ISBN 7-5060-1727-X 定价：19.80 元

序

俞晓群文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字：文化。他是个经营有方、颇有名气的出版人，骨子里却是个醉心于文化的文化人。文集集中的几十篇文章，谈论的无非是出版文化和文化出版。出版文化是理念，是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出版理念。文化出版是行为，是以开创、传播和积累文化为宗旨的出版行为。“人书情未了”、“蓬蒿人书语”云云，其实是抒发他魂牵梦绕的文化情结，抒发他对文化的热爱、执著，甚至痴迷。

出版、出版，所为何来？归根到底，只能是为了文化建设。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对出版的根本要求是什么？是文化建设。一个时代、一个地区，出版能够载入史册的贡献是什么？是文化建设。古今中外，莫不如此。当年的商务、中华之所以在近代出版史上占有显赫地位，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文化上的卓越建树吗？是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，决定了出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。一旦失去了文化，出版还有什么？对没有文化的出版，可以称它这个或者那个，就是不能称它为出版。文化是出版的根本目的。文化是出版的魂，是出版的命。

出版离不开文化。同时，出版还离不开经济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出版离不开市场。如今谁都知道，出版物是商品，出版业是产业，出版市场竞争非常激烈。出版不能不重视经济、学习经济、驾驭经济、发展经济。抓住读者，开拓市场，提高质量，打造精品，降低成本，减少费用，扩大销售，增加利润，如此等等，这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的要求，对出版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，一点不能含糊。出版的经济运作应当是现代化的、高效率的、强有力的。但是，这一切终究不是最后目的。经济再重要，毕竟只是出版的手段。文化建设才是出版的目的。出版要实现文化建设的目的，不能没有经济的手段。出版的经济手段无论怎样强大，也不能失去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。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，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？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。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，赚大钱、发大财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？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。

我以为，对出版来说，经济只是手段，文化才是目的。我的这些话是因俞晓群文集引起的。但是，并不一定是他首肯的。如果他不反对，那可能是出于他对我的宽容。宽容，体现了一种优雅的文化精神。

2003年6月22日

沈昌文

序 二

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

一九九六年一月一日清晨，接到一个电话，通知我已在昨天下午五时退休。这对我并不意外。虽然元旦清早想接的电话满以为是有人来祝贺新年，但结果是通知我告别过去，其意义其实并无不同。我并无未了之事，因为早在两年前就已“退居二线”。为这“退居二线”，还着实同上面管人事的朋友吵了一架：我想尽早退下，怕上面不准。“退居二线”之时，贱庚六十又二，被告知全退时，也已经过了六十又四：着实是老了。

从二线退出，干些什么呢？还是不干什么呢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自费出国去游历一番，于是有美利坚之行。天天逛纽约，看哥大东亚图书馆等处的中文旧书，纽约市立图书馆等处的俄文旧书，唯独不读英文书。也曾想过把英文学好一些，但想想在纽约只是短时期过日子，凭句把“Long time no see you”之类我常说的宁波洋泾浜也足可打发日子，不必再去求进了。读书也作笔记。中文旧书主要看上海“孤岛时期”前后若干年的旧书旧刊，因为那些年头我以一个穷得没饭吃的“小赤佬”在

上海滩混日子，脑子里有一大堆解不开的谜。看俄文旧书最勤。因为我从一九五三年后，自以为略识几个俄国字，一向注意苏联出书动向，却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旧俄著作。在纽约这半年，过的是这一类日子，当为识者所窃笑，但在我说来，读这类闲书所得，却抵得上上一二年大学了。

回来之后，颇思有所作为，自然是想把这类些微所得报效我服务了半世纪的单位。不料得到一个讯息：有人从我退下后海外就此所作出的反映看，认为我颇有不满之心；因为人们断定海外传媒上的一切言论都为我本人所策动。因此，单位的主持人间接托人向我表示，对我这样的处境，实在爱莫能助了。这讯息大概颇有市场。因为这以后多少年，人们凡想非议我的，大多以这一故事为开场白。人们的这一判断对个人说可是件大事。好在本人究竟也可说久经风浪，虽不敢说已可背妄归真，超出生死，类此区区小误会，所历多矣，何足挂齿！我又想起了外国小说里的故事：如果你爱一个人结果适足以害他，那么，出于爱而不爱他，不是更好？！于是，同我原先深爱的单位和人事都不大有联系了，只怕因爱彼而适足以害彼。

就在这种时候，熟悉了辽宁教育出版社以及俞晓群先生。说实话，辽教是我主持过的杂志的广告客户，彼此交既浅，言更不深。按照我当编辑就是“谈情说爱”这个一贯的偏见，同俞先生可谓少情乏爱。以后在老同事介绍下，同俞先生才逐渐熟悉起来。打这以后，却发现此人很有一些特点。概括起来，大概可以说，首先，他的编书之道，颇合我当编辑学徒时老人家们对我的教导：以文会友。当编辑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。一个障碍是肯不肯“会”。我当年认识的许多老编辑，生平甚少“会”的习惯，一辈子研习某一科目，学科外的同行，甚少交往。他

们是求纵深，不求横通。另一类倒是很肯“会友”，却无“文”。这大概首先指的就是我。在我出“道”之后，一看有成就的同行，会起友来，有善写一纸八行笺的书法，有作诗词应和的雅兴，讲洋话则能英德法俄，说应酬则知进退应对，更遑论专业学科的素养。无奈，我只能在饭桌上逞英雄，把醋溜、红烧、白嫩等等卖弄得较熟，如斯而已。俞晓群先生在以文会友上，则不仅肯，而且善。他于学问之道相当有心，办事胸有成竹，言不多发，发则必中，的确难得。我把他介绍吕叔湘、柯灵、陈原等前辈，他们都颌首称善，肯把自己的著作托付给他。更有甚者，他居然欣赏我在纽约读过的种种过时旧书，例如后来问世的《欧洲风化史》三卷，以及其后陆续问世的旧俄诸人作品。我很觉得他是个开放懂行的读书人。

俞晓群是编辑中善抓大事的人，这也与我不同。我是校对员出身，喜欢纠缠的、了、吗、呢，因此，办事耗时费力，事倍功半。自己也知道毛病不小，所以做不了大事业。俞先生就比较有全局眼光。例如，俞晓群先生善于学习前辈经验，从老商务印书馆的《万有文库》中汲取灵感，在十来年前提出出版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。他领导的辽宁教育出版社当年又配合这套文库出版提出一个口号：“为建立一个书香社会而奠基！”这套丛书和这个口号，其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和精神相通，我一直非常欣赏。我认为，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，总要这样来理解和执行“三个代表”，才比较到位。

又例如，他受我的蛊惑，居然有意在沈阳办一个海派杂志：《万象》，把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化弄到东北和全国去发扬光大。能做到这点，同他的远见分不开。我是办了多年杂志以后才同他合作的。人们多以为，我办这杂志是为了赌气，没有想到我

对旧上海的感情，以及对海派文化的展望。我看俞兄是看到我的意向了，因此欣然支持。当然，以后多亏在上海的陆灏兄同晓群兄的精诚合作，才能把这杂志做到今天这地步。

俞先生本行是数学。但他涉猎极广。从数学到算术，从中文到洋文，无不过问。更有甚者，他于经营之道亦有讲究，近年更精心研究电子出版，颇有成就。

我长晓群老弟许多岁。彼此合作，虽近十年，但说实话，我只是告诉他一些陈谷子烂芝麻。说出书路子，我过去奉行的也都旧了。我欣赏他的文学和才干，但实在觉得并不是同一代人。1996年以后，我同他合作了恁多年，按本人一贯奉行的“谈情说爱”说推论，可以称作“爱”，但是，这爱却实在出于不爱，因为我在出版、编辑业务上，没法同他“平起平坐”。况且，尽管我相信，自己不会再在某个星期日早上接到电话，要我以后不要再如何如何。但也许还是有余悸存焉。因此，凡对爱之深者，必然要说明并非出于“爱”，而只是时势使然，免得以后害人。此为老奸巨猾，抑为时代的教训？亲爱的朋友，您就网开一面，不去深究了罢。

2003年6月

目 录

人

- 无法忘却的纪念 (2)
- 夜色中的生命断想 (7)
- 沉重的拜谒 (11)
- 这一代的精致 (17)
- 彼岸，那些可爱的同行们 (21)
- 80岁，一个缠绵的年龄 (24)
- e时代二人谈 (27)
- 李约瑟情结 (31)
- 真对不起，幾米 (36)
- 谦虚的力量及其本原 (40)
- 撷来精神的依托 (44)
- “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” (47)
- 下雨了，我们还在忆旧 (51)
- 开朗的美国人，拘谨的英国人 (55)
- 关于人和书的随机思考 (58)

书

- 读孔的奇趣 (64)

- 奇怪的《周易》(68)
- 梦系牛津(72)
- 向老辈们学习(77)
- 无奈的万有(80)
- 在高高的桅杆下(84)
- 平庸的执著(90)
- 一流的体验(99)
- 最后的盛宴(110)
- 注册的故事(118)
- 书以类聚(126)
- 选书的迷茫(129)
- 重复别裁(131)
- 《编辑日志》三记(133)
- 韦伯斯特的诱惑(136)
- 读出文字间的心酸(140)
- 我的吉尼斯之旅(144)
- 三上法兰克福(148)
- 让文字在个性与智慧间流动(151)
- 《万象》有时真的很跽(154)
- 从傻瓜到完全傻瓜(158)
- 时尚这东西(162)
- 这八卦，那八卦(166)
- 海外淘书札记(169)
- 电子书，让我们带着忧伤上路(174)
- 我记得，这三篇文章或书(178)
- 脉望，爱书人的图腾！(183)
- 换一种方式“阅读”(186)
- “做大”的根据(191)
- 噢，他们也会出错！(194)
- 用“光线”书写历史(197)

情

孤灯童趣读书梦 (204)

捉刀弄笔万种情 (207)

书旅飞鸿趣意浓 (210)

不尽奇缘在书人 (213)

不才独钟出心裁 (216)

编坛捉笔别样情 (219)

莫道书途无知己 (222)

独处书斋意绵绵 (225)

未

谁知道未来如何? (230)

总编辑的理念 (233)

拿来主义，还是要拿来 (236)

拿来的勇气 (239)

“不懂”的价值 (242)

有一个商务计划 (245)

出版人素质三论 (248)

一介书商 (252)

新模式下的思考 (255)

入世畅想 (257)

了

一些忘不了的琐事 (262)



情未了
人书情未了
情未了

无法忘却的纪念

岁末的钟声响过。我合上日记本，也合上双眼，不是睡去，也无法睡去。我在想这一年的感受、收获和缺憾……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离不开那个主题：作者。是啊，作为一个编辑，每当辞旧迎新的时候，我总要清点一下囊中的名单，为老作者的稳定而欣慰一回，为新作者的加盟而兴奋一回，为老或新作者的辞别而惋惜一回。可是今年“这一回”令我实在无法平静，不是因为我得到的太少，也不是因为我失去的太多，而是因为那得失来得太偶然、太突然，使我一时竟乱了方寸，内心不断地呼喊着：难道他们真的就这样去了吗？

是的，他真的去了。我提起笔，试图从名单上划去他的名字：梁宗巨教授，一时心底涌现出无限的惜别之情。他不该走，他是一位一流的数学史专家，从他的第一部专著《世界数学史简编》问世，至今已经和我们有了十多年的合作，先后撰写了《中学数学实用辞典》、《数学历史典故》等上百万字的书稿，我们一直为拥有这样一位“功勋作者”而骄傲。他

不该走，他真正的“关门之作”《世界数学通史》刚刚完成上卷，“一生心血，半部经典，”前不久台湾出版界还在与我们商量购买他的繁体字版权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扼腕慨叹的事情啊！他不该走，中西数学史两大主流在他的手中渐成融会贯通之势，而且他为澄清一些细微的历史问题所做出的工作也是卓越和独到的。我们不会忘记《零的历史》、《有关祖冲之的一些问题》等优秀的文章。然而，这世界上“不该”的事情真是太多了。其实梁先生的逝去也非偶然，“十年动乱”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，也夺走了他创作的黄金季节；这些年他给人一个总体感觉就是“抢时间”，他几乎推辞所有的社会活动，也不肯出国，终日潜心于创作，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还在向助手嘱托如何完成《世界数学通史》的下卷。想必是死神的追逐久已笼罩在他的心头，他是在写作的抗争中力竭而死的。

他也去了，一位刚刚列入我的作者名单的人：王佐良教授，我们还没见过面，他就匆匆地去了。王先生早年就学于清华，后毕业于西南联大，四十年代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。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，多年来倾力于文学史的创作，先后有《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》、《英国诗史》、《单卷本英国文学史》、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》和《英国散文流变》等著作问世。人们评价王先生“谈吐从容不迫，举止温文尔雅，一派儒雅的英国绅士风度。”组织《书趣文丛》第二集时，总策划脉望问是否收一部王佐良先生的随笔，我说：“求之不得。”可是收到书稿《中楼集》不久，就传来王先生突然病逝的噩耗，一时间学界一片惋叹之声。我读着《中楼集》的校样，别有一番无名的感想不断在心中涌现。王先生的夫人说：“他刚





格·拉弗雷：《浴女》

编完《中楼集》，又应约写了一篇谈穆旦的文章，说这下可以彻底休息了。不料第二天突然心肌梗塞……”我读他最后的那篇文章《谈穆旦的诗》，结尾写道：“人们不由得生起希望来。但希望落空了，……诗人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在手术桌上。”我内心突然恐怖起来，觉得那书名也有些不祥，“中楼”之称本源于王先生的住所“清华中八楼”，何以这“中”字竟与“终了”的语音吻合！恕我胡思乱想，人生的磨难愈多，禁忌也愈多。还是读一读穆旦最后的诗句，让我们的心灵得到净化：

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，
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眷恋，

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，
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，
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。

还有一位未曾谋面的作者：吴方教授，年仅四十七岁，竟也去了。以前我时常读到吴方的文章，总有些空灵飘逸的体验，你会为他感动，但不会冲动。张中行评价他：“常常是鹰隼盘空之际来一些蜻蜓点水。”他的一位挚友写道：“吴方的文字含蓄绵密而秀美出尘，就像作者本人一样有着不尽的余蕴。”他的著作《世纪风铃》、《末世苍茫》、《仁智的山水》都是非常优秀的。《书趣文丛》第四集集合了一些中青年学者，吴方也在其中，但书题迟迟未定。脉望介绍说：“吴方是一位绝好的好人，可惜他身患癌症，且已病入膏肓。”一天突然传来消息，说吴方去了，临行前打电话对脉望说：“那部书名写为《斜阳系缆》好了。”他确实是系着书魂去的，去得那样理智，那样平静。蓦然我觉得对于吴方来说，“斜阳”似乎包含着一种不寻常的哲理。在他的《世纪风铃》中，首篇是《夕阳山外山》，它引自那首让人伤感的《送别》：

长亭外，
古道边，
芳草碧连天，
晚风拂柳笛声残，
夕阳山外山。
天之崖，
地之角，

